

云台峡谷美

□虞颖茂

锦，清溪流云，奇石、山泉、鲜花、飞瀑，组成一幅立体动感的山水画卷。峡谷的尽头是落差300多米的天台瀑，一壁高耸的山岩顶端布满如草似松的绿苔，婆娑飘逸，泉水从中涌溢，似朵朵白云，如团团棉絮，悠悠飘落，连绵不绝。瀑布跌落在下面的水潭，溅起一米多高的水花，水花化成水雾，使瀑布的下端处于缥缈之中，好像神仙沐浴，更增添了峡谷的妩媚与奇特。若在雨季，其气势更为磅礴，山洪暴发时，瀑布像脱缰烈马，日夜奔腾，声震数里，近听如闷雷灌耳，远听似大钟悠扬。

潭瀑峡又名小寨沟，地处云台山西北部，是子房河的源头之一。长约2000米的峡谷内，三步一泉，五步有瀑，十步成潭，水底钙化物长期沉积积累氧化，呈现鹅黄、瓦灰、乳白、锈红、草绿等各种颜色，有的单一色调，有的异彩纷呈，这是大自然的杰作。一边峭壁耸翠、基岩裸露，一边秀峰俏丽、层层纵列，在曲曲弯弯的山谷里，沿着自然形成的山石台阶缓缓拾级而行，溪水一路相伴，激流奔涌，如白驹争先；水花飞扬，像舞袖生风；水流发声，似欢者吟歌。清爽湿润的空气，洗去烦躁和闷热；欢快悦耳的流水，淡化枯燥和疲劳；满眼飞瀑、走泉、彩潭，如临仙境神游。

青龙峡是云台山第一大峡谷，峰高谷深，原始生态气息浓厚。谷内悬泉飞瀑，潭幽溪清，山水寓意，草木含情，自然的灵性和生命的灵动在这里被演绎得活灵活现，令游者不禁怦然心动。深幽的峡谷，茂密的植被，丰沛的泉水，注定成就这里的富氧环境，是一处不可多得天然氧吧，是原始生态旅游的绝佳去处。站在海拔1300多米高的青龙峰巅，远眺波澜壮阔的望龙瀑、神奇独特的倒流泉和妙不可言的七彩潭，大有身临仙境不思归、满眼诗画为何处的朦胧恍惚、如醉如痴之感。

相对其他峡谷而言，泉瀑峡则显得有些神奇，相传有位天河龙王为解救豫北民间干旱之苦，不惜违犯玉帝旨意私自降雨，被贬凡间后在此栖身。谷内山如画屏，花木织

谷中飘落拂动，湖区岛屿星罗棋布，湖的四峰峦起伏，湖面平展如镜，倒映的山形树影更加丰富了湖水神韵，有人称其为“云台天池”，一点也不为过。伫立湖边，蓝天、白云、绿树、青山、飞鸟、游人构成一幅幅图画，透过湖水折射进入你的眼帘，手动画变，真可谓“人间天上一湖水，万千景色在其中”。

云台峡谷美，美在山水，美在雄险，美在博大。画技再精湛的画家也不可能以一文全示其貌，文笔再优美的作家也不可能以一文尽表其彩，况且四季不同，风光迥异。要想真切地领略云台山之美，最好深入其中，多盘桓几日。放慢人生的脚步，往往能发现更多的美好。



云台夕照

康浩摄

单纯的食客

□刘玲

分。之前那些饭局的繁华，我有些悲观地认为根本就是一场没有实际内容的炒作，我们总说吃饭吃的是味道，关键是谁在一起。于是策划了一局又一局的美食盛宴，在吃饭中我们收获了虚无的感动，和自以为亘古不变的语言，我们坚信，这些都将幻化成我们前进的动力。其实，我们首先付出了食不知味的代价，我们像着了魔一样关注谁在左手谁在右手，靠着一种有增无减的情怀珍藏着饭桌上建立起来的惺惺惜惜。

我知道，我的疲惫感和幡然醒悟带着不能回避的武断性和压也压不住的自私。人到中年的能力不能妖魔化，这段时间，现实给了我一些不顺利，而我还没有能力应对这些不顺利带来的瓶颈以及精神上的一些疼痛，当我有求助的必要，我才发现，很少有人成为你的左手和右手。几次避之不过的忧伤瞬间盖过美好的经历后，我的双臂举过了头，是的，现实劝降了我的激情。

我在这个风雨欲来的盛夏黄昏独自寻到这里，一进门，看到服务员正从大冰柜里扛出一筐大闸蟹。蟹，有规律地排列着、交叠着，蟹壳泛着铁青的灰白，一团冷气连服务员也包围了起来，随着服务员快速走向操作间的步伐，那冷气划了一道弧线像刮了一阵没有来头的阴风。

我坐在桌边，是圆桌，一个人的圆桌，清清静静只放着一副餐具，筷子在杯面上斜跨了一个看起来很美的角度，这是我生活中少见的诗意的角落和时刻，我仿佛退出了世界之外。而在现实中，我选择了更加彻底退出，我原来认为根本折不断的枝枝蔓蔓，以为要伴随终生的一些关系，不少的人，我有意识地开始淡漠。这些淡漠有客观的自然和主观的刻意，之后我发现我的生活渐趋清澈直白。人到中年，自以为很有深度的不惑，其实都不是感知的终结，它是仅仅在速度上有所提升，而相比生命来讲，更要漫长的无限延伸的一个过程。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第一个雷炸开的时候，我要的两只蟹上了桌，肉不多，吃起来有质感，骨感的框架最大限度地吸取了汤料的色香味。我吃得很快，那么多饭局也没能培养出我敏感的感觉，而空腹感则时常伴随着精神饥饿。一个接一个的响雷如同鞭炮般密集，停电的时候，还剩下半只，我的食欲依然在汹涌。

我完全可以在黑暗里吃完这半只蟹，但我固执地等待光明，我提醒厨师，我还有一碗汤没有上来。外面的雨势发出擂鼓般的巨响，逼退了操作间的火苗，厨师放下焦灼，大概已经认定黑暗就是这个夜晚的宿命了。不断有人来问自己的菜能不能在没电的情况下操作，也陆续有人结账走人。那两个暧昧的中年情侣也厌倦了形式单一的耳鬓厮磨，无趣地向外张望。

我们必须成为生活的快手，来不及回头、来不及忧患……一声叹息的成本也很高，因为还有太多的未知等待在前行的路上，凶险的物质和精神现实仿佛成了中年人的专利，他比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都需要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我们不如把那些没有根基的寄托和并没有多少营养的心灵鸡汤放置起来，用最客观的食材把自己喂饱。

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是最忠诚的食客，我执着地等待了光明，所有的灯盏最终全部为我而开，连风雨也没能熬过我的耐心。厨师炫耀着表演性地为我展示了这一天最后一出手艺，我优雅地吃完了半只蟹，喝上了那碗汤。大雨倾盆后干净的夏夜，天空呈现出让人心惊的空灵。

槐花

□申社彤

功不了槐花，就让她大舅、二姑、三姨来了一大群，轮流做槐花的工作。一个腔调，一个鼻孔出气，“欧阳立救了枣花，咱得感谢；若嫁给他，你一家只有‘死路’，没有‘活路’，万万不能。”

那时，只要说“地主”二字，就像喝了农药，遇见了毒蛇，谁见谁怕，谁见谁怕。何况槐花还要嫁给地主家，槐花一家竭力反对，也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彻底切断她与欧阳立的联系，家人就把槐花反锁在屋里，逼槐花转变态度。3天过去，10天过去，槐花还是那态度，非欧阳立不嫁。正当一家人陷入无可奈何时，大队支书这天晚上来到槐花家里说，只要槐花同意给他儿子黄骠子当媳妇，他就保送槐花上大学。

槐花爹娘在绝望中，仿佛又看到了一丝希望，劝槐花，上大学，可是你的梦想，毕业后还能端上铁饭碗，吃香喝辣，穿金戴银，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槐花一听是黄骠子，不屑一顾地说：“那是蹬一脚，屙屎尿的货，救枣花时，你们没瞅见，他屙的屎比尿还稀，我还指望他幸福，只怕是太阳西出，河水倒流。”爹娘苦苦相劝，“人家是大队干部，给咱一点好处，咱家的日子就不受症。”槐花摇摇头，“那也不能拿闺女当牺牲品！”爹娘恶狠狠地说，“‘收拾’你长大，不知报娘恩，也别怪大人狠，就是把你砸砸和泥抹墙，也不能让你跳‘火坑’。”

一个月过去，槐花没答应，两

太阳聚焦你耀眼的枪刺
辉映延安窑洞里的灯光
辉映西柏坡的场园和石磨

你站在祖国东方第一哨
最先听见嘹亮的雄鸡报晓
驻扎南海最远的岛礁
心中澎湃着自豪的浪潮

你驻守西部边陲的雪峰
依然如在祖国温暖的怀抱
巡逻漫漫草原沙漠
心中装满祖国母亲的嘱托

你走过天安门的方阵
是百万雄师过江的雄壮
是百战百胜的顶级写真

中国大兵

□南芟

哦，中国大兵
保家卫国是你的责任
救助民众是你的使命
你有泰山昆仑的身躯
你有黄河长江的精魂
你是一首最美的歌啊
歌名叫——中国大兵

当那只杜鹃的叫声变红

□唐 诗

当那只杜鹃的叫声变红
我没有流血
不只皮肤，不只心脏，还有三千年前的暗伤

我不让痛苦翻山越岭
去追赶那个凄苦的传说。我不让
受伤的魂魄，把杜鹃花
开得四季凋零

我想把那个传说拦截回来
慢慢安慰。我想
用热泪，清洗杜鹃啼叫的刀刃
飞鸣的锥子啊
不能刺伤晴空。愤怒的星斗啊，不能
拌落花蕊。恰似那只杜鹃的叫声
再次变红，许许多多的人

看清了爱情的路径
恰似那只杜鹃，变红的叫声再次响起
无限江山，青青地
轻轻地散发着平稳的气息……

群峡间列，峰谷交错，悬崖陡长，石台叠梯，流水淙淙，植被葱郁，这是云台山的如画美景，进入云台山，便是走进了画中。

画的深邃和精妙往往都是隐藏着的，画家的笔触不可能将其全部展现，这是难以克服的局限，欣赏时需要仔细揣摩，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若是走进画中，虽能身临其境，但又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游览云台山也是如此，在连绵不绝的群峰掩映下，有着百家岩、红石峡、子房湖、泉瀑峡、潭瀑峡、猕猴谷、叠彩洞、茱萸峰、万善寺、峰林峡、青龙峡等众多令人流连忘返的景观，要一一光顾，必须拿出充裕的时间和耐性的心态。数次游云台山，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其峡谷之美。

红石峡又名温盘峪，整个峡谷处于地表之下，由红岩绝壁构成，属于北方地区少有的丹霞地貌，崖壁通体赤红，有如血染，又窄又深的峪内空气不能与外界大气正常交流，便形成了冬暖夏凉、温度适中的特小气候：盛夏时节，峪外酷热难当，峪内却一片凉爽；数九寒冬，峪外冰天雪地，峪内却花红草绿，各种苔类植物繁茂生长，写满浓浓春意。红石峡蜿蜒悠长，潭瀑叠递，分布着白龙潭、黄龙潭、青龙潭、黑龙潭、卧龙潭、眠龙潭、醒龙潭、子龙潭、游龙潭等九重潭溪，伴随着幽瀑、穿石洞、相吻石、双狮汲水、孔雀开屏、一线天等潭边景观。一路走过，两旁峭壁高耸如削、赤红欲滴，脚下水潭幽蓝、深不可测，泉涌跌石，瀑流白练，飞雨扬声，集雄险奇幽于一体，堪称自然界山水之精品，加之游人如蚁，翠绿点

大雨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去了，我所在的农家院密集地炸了几个雷，激起一串火花后，顷刻陷入黑暗，此时，我的筷子和一只大闸蟹纠结。一片噓声中，这个火热的、香味浓得化不开的大餐厅里，我被迫掐灭了食欲。

大家热心地帮老板检查线路，举着有手电筒功能的智能手机一次次往上推闸，响亮的扳闸声不绝于耳，灵光一现的光明把我的心提起来又丢进没有边缘的黑暗。

我站在操作间外往里看，火苗势头很猛，厨师无措地在案桌前又着双手，蓝色幽深的火焰把胖厨师的脸照得很诡异。室外大雨如注，最靠近门口的一对中年男女无视这突如其来境况的恶劣，亲密地依偎着，把周围的空气搅得暧昧十足。

停了电，这顿饭怎么继续下去，竟没有引起我丝毫的隐忧，这种心态完全不同于几个月前的我，之前的我很少能心无旁骛专心地吃上一顿饭。太多的饭局组合带着没有必要的张扬和经不起推敲的期待，稀有这个雨夜的心境。我安然地靠在能避雨的房檐底下，心想，我们信奉的多少铁律最后都变成了不确定，仅是一场大雨搅了我的饭也很正常，但是，我坚决吃下去的决心没有减去一

阳光暖融融的，那槐花儿苞苞被风姑娘妩媚了一眼，就忍不住绽开了。随即，那香味儿也跟着四溢，弄得整个世界都是香喷喷的。

在乡下，我们都管它叫刺槐，在村边，在门前，到处可见刺槐的身影。夏日，它给人清凉；冬日，它为尔守望。春日，摘一篮槐花，炒、蒸或包饺子，其味之鲜，让人大呼过瘾。

槐花救过人命。记得有年庄稼歉收，闪过年，一家人就断了顿，父亲从关林集上买了一包发了霉的红薯片，母亲将这些红薯片在清水里浸泡了几天，捞出来和晒干的红薯叶一齐丢在锅里煮熟，就成了一家人的主食。好不容易，熬到了4月，槐花一开，母亲脸上才有了一丝笑容。他让我们爬上树，将槐花摘了一大篮子，拿回家后，母亲将槐花在水里一煮，用凉水一浸，还未等撒盐，我们弟兄几个就捞槐花，捏成馒头状，如狼似虎地吃开了。那槐花香的，就像肉一般好吃，一个个吃得小肚子凸起像个鼓。母亲望着我们，忍不住脸扭向一旁抹开了泪。

村里人喜欢槐花，生个闺女也起名叫槐花。槐花若聚在一块，分辨不清时，乡亲们就改口叫大槐花，小槐花，再不就是张槐花，李槐花。二赖叔家的姑娘就叫槐花，那槐花18岁时，就出落得俊俏，瘦条条的个儿，白净净的脸儿，姑娘们都戏称她是西施转世。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槐花一下相中了同村